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?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第五篇　參學與受戒

二十九至三十二歲（西元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）

86. 啟程參方

日本投降，東北與內地的交通限制才告取消。上人仰慕虛雲老和尚德行已久，在民國35年（西元1946年）8月18日從哈爾濱三緣寺啟程，萬里迢迢尋訪當代的大善知識。經過天津，在大悲院暫住，聽倓虛大師講《楞嚴經》。

上人自述：

民國 35年（西元1946年）8月18日，我帶著兩個徒弟──大徒弟果能，二徒弟果舜從三緣寺起程，到五常縣，再到吉林，經過長春，這一路，不是搭火車就是走路，備嚐艱辛，曉行夜宿來到長春般若寺。我把這兩個徒弟留在那兒受戒，我一個人繼續南下，再從長春到瀋陽，然後到天津。

走到天津，看見天津人早上和人打招呼，通常都說：「你吃飯了嗎？」如果這個人回答：「我沒吃呢！」「沒吃？你家裏吃去！」這個意思，是到我家裏吃也可以，到你自己家裏吃也可以。有一個叫妙有（音）的，他是福建人，我聽不懂他說話；比方說一個人、兩個人，他就說「一個郎」、「兩個郎」。

當時我住在大悲院，聽倓虛老法師講《楞嚴經》。講經之前，法師上座，維那唱〈鐘聲偈〉：「鐘聲傳三千界內，佛法揚萬億國中；功勳祈世界和平，利益報檀那厚德。」當時唱〈鐘聲偈〉的維那，聲音非常宏亮，一里以外都可以聽見他的聲音，唱得特別好。「功勳祈世界和平」，我們現在改它為「功勳祈法界和平」，我們一切都要往大的做。

維那唱〈鐘聲偈〉之後，說：「頂禮法師！」講經的法師就回答：「不為禮！」普通都是這樣的規矩。雖然說不為禮，居士還是一樣禮拜；有的在座位上拜，有的走出來在佛前大展具，向法師頂禮三拜。講法結束，法師下座向佛三頂禮之後，維那說：「禮謝法師！」然後再說：「送法師回寮！」

定西法師當時也駐錫在大悲院，以前叫如光法師，日本投降之後，他改名為定西。因為倓虛法師和定西法師是東北的大德長老，我那時還是個沙彌，在大悲院聽倓虛老法師講《楞嚴經》的期間，希望能拜候這兩位法師，親近善知識。但是不容易見得到，要客堂（客堂由知客、僧值等執事組成；平等周到接待十方，服務大眾。）安排時間才可以見；但是等了幾天，也沒消息。

有一天，我知道定西法師一早要回東北，趁這個機會，我在院子裏等他，想和他講幾句話；終於見了面，我給他叩個頭，說：「我是從東北來的，叫什麼名字，預備到普陀山去受戒去。」「哦！你有什麼困難，你和方丈和尚講，這兒什麼事情我都不管的。」他以為我來找他，是想和他化緣要錢。我沒有錢，但是我不化緣，我說：「你會錯意了，我不是來化緣的。」「那就沒有什麼問題啦！」他說著就走了。後來有機會和倓虛法師講話，倓虛法師也以為我是來打秋風的，他說：「你去找方丈和尚，方丈和尚叫某某。」我一看方丈和尚，更是一個眼高於頂的人，我忍不住嘆息！

我在那段時間，曾去見一個翟省長（通願比丘尼之父）。這個翟省長和我是一縣的，他也信佛，念佛很誠心的，我就去見一見他。我去的時候，常常見地藏菩薩的馬喜五（音）正巧也在那兒，他就對翟省長給我大肆宣傳，所以翟省長對我也很相信的，他說：「真想不到我們這個縣會出這麼高的高人！」我本來沒有錢到普陀山，是他給的錢。我當時只攜帶五斤重的衣物，預備到上海普陀山受戒，然後赴曹溪親近雲公。

---

87. 海中受困

從天津到往上海的黑海洋，上人迭遭海怪之報復；上人以為佛教奉獻的悲懷，得到觀世音菩薩的加被，化險為夷。

上人自述：

在天津住了一個多月，遇見體敬法師。那時候，體敬法師計劃帶一些比丘、沙彌去湖北；有人告訴我，我就和他們會合一起去。這些僧人，其中十個比丘，四個是沙彌，連我在內。在這十四個出家人裏頭，其中有一個沙彌，他對我非常之好，是個老修行。這個是誰呢？聖照法師，我聽說現在還在香港東林念佛堂住著。

照理比丘排在前面，沙彌在後面，他們叫我排在他們的後面。可是他們對旅行的手續完全不懂，也不懂去海關，打預防針、種痘，只好把我叫到前面，帶他們去交涉。

體敬法師是湖北人，講湖北話，我剛認識他的時候，往往聽不懂他說的話；他說「日頭」說成「耳頭」，我還以為他耳朵怎麼樣了。我叫體敬法師為「鬍子長老」，不是鬍子比丘。這長老的鬍子很長的，他有五十多歲，所以是「鬍子長老」。

我在東北帶出來的幾個錢，這鬍子長老要我交給他，他說：「你們有多少錢都要交給我，不能私人有錢！你是沙彌，不可以帶錢。」我們一起搭不用花錢的船去上海，這個船叫什麼名字，我現在忘了。那時候船上沒有人注意我，只知道我吃一餐，不穿棉衣服，旁的他們都不知道，我也不講。

本來天津到上海只要三天就可以到了，甚至於兩天，所以在船上只有預備三、四天的糧食、水、用品，預計到上海再買新鮮的糧食。殊不知，從天津坐船到上海，船經過黑海洋的中央，那裏的水全是黑色的，船就在那兒轉來轉去，打轉轉，像船底下有什麼怪物把這個船咬著，不叫它動彈似的，怎麼樣也開不出去。

這時候，大海風來了！風一颳，船頭往上一抬，有十幾丈那麼高；往下一跌，跌到水裏又有十幾丈那麼深。我們坐在這船上，這個船幾幾乎就要在水裏翻了；人都躺著不能站，吃什麼東西全都吐出來。因為這船有一百二十尺長，有四十尺寬，浪那麼一起，船就揚起來十幾丈高，又往下一落，又落十幾丈高，這麼合計起來，一高一低就二十幾丈。所以人在船上，咕嚕都倒了，從這兒滾過去了，又滾回來，這麼樣子。

當時，我吐得很厲害，把肚裏邊的苦水都吐了很多。船滯留在那個地方有十多天，吃的東西和喝的水都快用光了，又寒又冷，眼看一兩百多人就幾幾乎要餓死在船上，這種情形是說不出來那麼苦了。那種苦，只有身歷其境才知道，旁人是無法體會的。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到上海，所有的人都要吃少一點。我們這一班和尚差不多都持午，而且一向吃得很多；現在只能吃個半飽，他們都餓得哇哇叫；出家人是搭免費船，人家不給你東西，你也沒有辦法。這個對我都沒有什麼問題，我可以一個禮拜、兩個禮拜、三個禮拜，不吃東西。年輕時候的我，兩、三個月不吃東西，還照常做工；不吃飯的時候，兩隻手還可以各拿三十磅的東西。

鬍子長老對他們大家講：「你們總說餓，那個安慈一天就吃一餐，也沒有像你們這麼餓！」有一個人說：「哼！他對你不說他餓，其實他偷著吃東西。」「你說他偷著吃什麼？」「他偷著去和人要鍋巴來吃。」這也難怪他這樣講，我那天站在甲板上曬太陽，那兒靠近廚房，作飯的就拿塊鍋巴給我；正巧那個人走過來，被他看見了，他對我輕蔑地笑一笑。其實我接受人家的鍋巴，轉手就送給小沙彌勝妙；因為他是小孩子，我根本沒吃。

當時我念〈大悲咒〉、〈楞嚴咒〉也不靈了，真是沒咒念，也吐得很厲害，把苦膽都吐出了；因為受委屈受得太厲害了，所以肚裏的苦水很多，這一下子把苦水都吐出去了。

我告訴你們，我和水裏頭的怪物鬥，曾經鬥過三個禮拜，不睡覺也不吃飯和牠鬥，才降伏牠！我從天津到上海那一段親身的經驗，我知道這又是水裏妖魔鬼怪興風作浪，不知是烏龜，是大魚精，是大水怪，在海裏邊想要把船整個吞了它。我不是講笑話！就好像唐僧到印度去取經，路上遇到九妖十八洞，那每一個洞裏的妖怪都要吃這個唐僧肉。那麼，我們這十四個出家人，就差不多有十四個牠都要吃的。結果呢？是沒吃了，所以到現在還能和你們各位見面談話，就因為沒被那個大怪物給吞了。

我躺在甲板上，心想：「觀音菩薩！我生來就是要獻身佛教，我所行所作不是為我自己。現在妖魔鬼怪想淹死我，如果佛教還用我，我還可以為佛教作事情的話，希望觀音菩薩顯靈，伸出你的聖手，解除這個災難，讓船平安到上海。如果佛教不需要我，五分鐘後，如果風仍不平息，我就自己跳到海中！免得連累這些人，跟我同歸於盡。」這麼一說，風也息了，雨也停了，船終於平安到達上海。餓的人像瘋了似的，拼命往岸上跑。他們也不想為什麼忽然間風平浪靜了，他們都以為自己命不該死！幸虧得到諸佛菩薩保護，降住妖邪，而能大難不死。為紀念當時的遭遇，以後就寫了一首「嘔吐頌」：

結伴南行十四僧，鬍子比丘沙彌青；
碧海接天天萬里，黑波逐浪浪千重；
法降妖邪舟未覆，輪承聖助嘔方寧；
喜抵滬海除饑渴，武昌正覺寶螺鳴。

「結伴南行十四僧，鬍子長老沙彌青」，從天津坐船前往上海，當時十四個出家人。鬍子長老，就是這長老的鬍子很長的，他有五十多歲。沙彌青，用這個「青」字，也可以講得通，要是用輕慢的「輕」更好。因為我又窮又不會講話，一天到晚也不說一句話。那時候，有一個人為顯示自己是老修行，一天到晚坐著；但是聽到人家要說我好，他就不願意。

怎麼說有十二個半輕看我？因為沙彌都是年輕的，也輕看我。就因為我太窮，或者我太孤獨，不和他們一樣，所以他們一路都欺負我。怎麼十二個半呢？少掉我一個，就剩十三個，還有個小沙彌才十一、二歲，我拿他當半個，拿他的師父當一個半。所以我說有十二個半人都輕看我。

同舟共渡十四僧，眾皆尊貴我獨貧；
衲衣一食無他物，任人譭謗與訶瞋。

船一泊岸，因為餓得厲害，鬍子長老說：「我們買麵條，煮麵湯來吃！」飽餐一頓後，剩餘吃不了的，飯頭法師就要往海裏倒掉。本來我一早不吃東西，飯頭法師問我要不要吃；我看他糟蹋東西，不得已喝了兩碗麵湯。

在船上這段期間，有人總是找我麻煩。他轉身就到鬍子長老那兒去打報告，他說：「你看著的時候，他不吃；你沒看見的時候，他什麼都吃。」他說我和人要鍋巴吃，鬍子長老就說我：「你自認守戒，卻偷東西吃！」他說我喝兩碗麵湯，鬍子長老又來罵我：「你也吃麵湯？你不是說你早上不吃東西，你怎麼又吃？」雖然挨了罵，我也沒辯解。

「碧海接天天萬里，黑波逐浪浪千重」，正是海天一色，這一望天，萬里看不著邊涯，只有這艘船在風平浪靜中行駛。突如其來不到一刻，那個地方周遭的水都變成黑色。那個黑波，像墨水那麼黑的波浪，在那個地方一個浪跟著一個浪跑，浪千重──不止千重，恐怕萬重萬萬重都多。

「法降妖邪舟未覆，輪逢聖助嘔方寧」，用佛法來把這個妖邪給降住了，才沒有翻船。這是得到諸佛菩薩、聖人來保護、幫助。嘔吐之後，覺著沒有什麼事了，人和輪船可以安然無恙。

「喜抵滬海除饑渴，武昌正覺寶螺鳴」，在這大難不死，王八精（烏龜精）沒有給吞去的時候，這個船平安地開到上海；到了上海也沒有饑，也沒有渴了。再由上海到武昌正覺寺，他們迎接我們，廟上又打鐘打鼓，擊大法鼓，吹大法螺，這叫「寶螺鳴」，我就暫時住在正覺寺那兒。

---

88. 掛單正覺

上人偕同體敬法師一行人，經過海難之後，平安抵達上海；再轉往湖北，掛單正覺寺。上人韜光晦跡，在該寺充當淨頭、水頭、園頭、門頭、殿主、香燈等，苦行期間，禪定功夫頗多相應。

上人自述：

真正修道的人，到什麼地方不能貪圖享受，希望人家準備好菜好飯吃，或者好地方住，不可以有這種念頭。人家對自己好就高興，稍為不圓滿就不高興；修道的人有這種念頭，就是種墮落的因。一般人不是供養我們的色身，是供養我們的法身慧命；能吃飽了，有地方住，這已經不錯了。

我告訴你們，我在參方的時候，不希望人家對我好，我不拉攏關係。沒人知道我叫什麼名字，什麼地方來的、到什麼地方去，沒有人知道。我所行所作，都不願意人注意我，不願意結交朋友，所以走到什麼地方，都在人不注意的角落打坐，都是孤孤獨獨，踽踽涼涼的。

湖北天氣很冷，有的時候下雪。白天晚上，我都是坐在門口的禪凳上；沒有被子，什麼都沒有的，身上都是穿那套衣服。他們說：「哎呀！你怎麼不凍嗎？」我一副很愚癡的樣子，說：「誰凍呀？」他們又問：「凍不凍？」我說：「誰凍呀？」「哎呀！你這個苦行，我們受不了，我們不能像你這樣。」在那個時候，常常身心清淨，無思無慮，什麼也不想，每一天都是異香撲鼻。那種異香是特別的，和人間這種香味不同。但是就香我也不聞的；雖然不聞，可是知道有這股異香。這大約是天上的天神，他看這個比丘在這裏是很可憐的，冷得這麼樣子。我在東北常常有這種情形，到湖北又這樣子。為什麼有這種特別的境界呢？我想這就是苦修行的感應，所以諸佛菩薩都很歡喜，也有天女來散花，我不執著。

那時候，一天到晚沒人理睬我，當我是廢人；他們想不到這個廢人，會跑到美國來。也許有人會說：「一個朋友也沒有，是不是自己很孤獨，不願意和人作朋友呢？」不是的。我對任何人，或者老的、年輕的，或者出家很久的、剛剛作沙彌的，我對他們都是恭恭敬敬的，都給他們叩頭頂禮；可是我什麼話也不說，像是一個什麼事情也不懂的傻人。他問天，我答覆一個地；他問人，我答覆一個我。「你認識不認識誰？」我認識，我也不出聲；不認識，我更不出聲。

我對任何人都恭敬，誰願意管我都可以，即使年少的沙彌叫我做什麼，我都做的；叫我去拔菜，我就拔菜，再把菜都洗得乾乾淨淨的。那時候我做門頭，又做園頭去種菜，又做水頭挑水；常住有二、三十個人，我擔水給大家吃。此外，又要收拾廁所。在中國，那時廁所不是抽水的馬桶，收拾廁所的味道「很好」的！在那時候，我就認識糞坑裏的蟲子：「你怎麼跑到這個地方來的？原來你盡是妒忌障礙人，又自私又自利，只願意吃好東西，不願意在道場做工；所以現在作糞蟲，吃這麼『好』的東西！」所以我叫你們不要妒忌，這是很危險的；你妒忌人，一定就會跑到糞坑裏去。

第二年，普陀山傳戒，我向鬍子長老要我的錢去受戒，他一分錢也不給，「沒有，你不能走！你去漢陽歸元寺受戒也是一樣，不用去普陀山。」我說：「我的目的是要到普陀山受戒！我不去，我的願不滿。」「那我不管！」他不給，我就這麼走了。

【後記】正覺禪寺位於武昌候補街上，曾是武漢三鎮的佛教四大叢林之一，其餘三寺為武昌寶通禪寺、武昌蓮溪寺、漢陽歸元寺。正覺禪寺，曾是我國漢傳佛教地區大型律宗佛寺之一，由大和尚無念律師創建於明朝洪武年間。清代雍正時期，經過擴建的正覺禪寺，成為武昌城牆以內規模最大的佛寺。後來，大部分建築燬於太平軍時期的戰火。清代同治年間，官府斥資在該寺興建了湖北官書局用房，體敬法師復興武昌正覺禪寺。

---

89. 普陀受戒

在民國 36年（1947年），30歲的上人往普陀山，在觀音菩薩的道場受具足戒。

上人自述：

到了寧波沈家門，我找到一艘船，搭船不需要錢，還有飯吃，有地方睡覺——睡在甲板上，我終於到普陀山了。中國有四大名山，五臺山的寺院有幾百處，峨嵋山、九華山，普陀山亦然。五臺、峨嵋、九華三大名山，我是聞名而已。普陀山的山上有很多廟宇寺院和出家人，觀音菩薩常常在那裏顯聖。好像普濟寺的大殿，看它不大，卻可以容得下一千人，就是有一萬人也可以；甚至有十萬個人，這個大殿還是容得下，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寶殿。

普陀山那兒的人，偏好吃臭的甘蔗；他們不知怎麼樣弄的，味道臭得不得了。我一向不擇食，對於好吃的東西和不好的東西，我都一樣吃。可是我到那個地方，實在不容易吃下那個臭東西，但是當地的人偏好它，所以每個地方的人所好各有不同。

那時候，普陀山受戒，沒有錢也可以，我才如願把戒受了。在普陀山受戒時，天天拜願禮祖，拜祖師。天天早晨，要拜西天東土的歷代祖師三拜，晚間也要拜。諸方禮祖要到祖堂，從大殿走到祖堂，必須要上山。那兒有很多臺階，從這邊上山要五分鐘，從那邊下來也要五分鐘；每天都是這樣子，幹什麼呢？就叩三個頭。為什麼要禮祖呢？孝順西天東土歷代的祖師。想出家受戒，一定要恭敬過去的祖師，所以在戒期的時候，必須天天禮祖。引禮師會說：「排班！──對面立！──向上排班！──頂禮三拜！」這麼樣子。

中國是對面立，我們在美國這兒作早晚課，都是人人面對著佛，不是對面立。我們可以說是：「排班──！面上──！恭立！」然後頂禮祖師。我們這兒的規矩是面都對著佛，不像中國的佛教是面對面，你看我也不順眼，我看你也要發脾氣。我們現在在西方，誰也不看誰，我們看佛，佛沒有發脾氣的；所以我說，我們這兒的佛教不是中國的佛教，是一個新興的佛教。

出家的未滿二十歲，不能先受比丘（尼）戒，應該先受沙彌（尼）戒，和式叉摩那三小重戒。現在末法時代，可以說是原子時代，什麼都求快；在普陀山受戒時，竟然有十三、十四歲的都來受戒。當時的授戒和尚叫開輪，受戒之後，才算正式出家了。按照佛的戒律來講，先出家一個鐘頭比後出家的大，輩份就高一點，所以先出家的是師兄，後出家的是師弟；受戒也是先受戒的就是戒兄，後受戒的是戒弟，以先出家為高。所以在佛教裏要恭敬先進，就是先修行的人。

在民國 36年（西元
1947年），我參加了宗教聯誼會。該會由已故的于斌樞機主教創立，希望宗教相互聯誼尊重，彰顯宗教的真理，發揚大公無私、至正不偏的精神。我雖然支持這個工作，但是始終沒見過這位領袖。直到1973年到臺灣才見面，我們一見如故。

【後記】普濟寺，位於普陀山靈鷲峰下，坐落在白華山南，為普陀山寺院之首，又稱前寺（相

對於法雨禪寺的「後寺」），它的前身為「不肯去觀音院」。

唐朝咸通年間（847至859年），日本僧人慧鍔在五臺山請得一尊觀音菩薩像回國。在歸國途中，船隻突遇風浪，並出現鐵蓮花阻止前行。慧鍔向上天祈禱後，明白觀音菩薩像不肯離開中國，遂在海中的島嶼普陀山白華頂南，靈鷲峰下建院，供奉觀音像，時人稱之為「不肯去（日本）觀音」。後梁貞明年間，原址修建「不肯去觀音院」。在明清兩朝，該院被毀又重新修建，康熙38年（1699年）再度修繕，並賜額「普濟群靈」，「普濟禪寺」寺名由此而來。

---

90. 難回東北

上人受完戒，到蘇州靈巖山。暑假到上海搭船，想回東北。走到瀋陽，因為交通管制，只好又回到靈巖山。

上人自述：

我在普陀山受完戒之後，就到蘇州靈巖山戒律學院住了半年。在暑假的時候，我經由上海，搭難民船回東北。在船上遇著一個老居士，他學佛多年，也認識很多人，大約以前也作過官。他姓童，叫童一行（音）。他說他有個朋友在北京住，是信佛的。他拜佛念佛，以後拜觀音菩薩，他心生婬欲的念頭，說：「觀音菩薩生得真是漂亮！」生這種念頭以後，就走火入魔了，病得很厲害。

童一行對我也知道一點點，就介紹我去看一看他的朋友。當時我一看，他這個病是不能好的，因為他以染污心來拜佛。所以我希望各位注意，無論到什麼地方拜佛念佛是到道場應該用清淨心、懇切至誠的心來拜佛，不應該有染污心；不應該把男女的問題、家庭那些染污的念頭搬到廟上來。我走到瀋陽，就沒有錢了。在那兒遇到恒越和他一起的師父幾個人，他們也沒有錢，都想我拿錢給他們買船票，但是我也沒有錢。

正在這時候，常常見地藏菩薩的馬喜五（音）又出現了；他一看見我，跪下就叩頭：「師兄，你來了！」我說：「你幹什麼來的？」他說：「我來廟上看看，我不知道你來了！」我說：「我可知道你來！」他又望望我：「有什麼事情？」我說：「我現在要買船票，但是沒有錢！」他就出去各處找他的親戚朋友；除夠買船票的錢，還剩很多。你看！我沒找他，他自己來找我，這都是地藏王菩薩的感應。以後因為交通管制，我只好又回到蘇州靈巖山。

---

91. 學教三昧

上人在蘇州靈巖山佛學院研究班，學教三個月，受益比學了十幾年人多。上人說，這是因為入了學習三昧。

上人自述：

（一）各處參學經驗多

我從普陀山下山，想法子買船票到上海，在上海住了幾天，又到蘇州靈巖山，在靈巖山佛學院學習經教。中國有很多的叢林道場，各個有它的規矩，家風都不同。譬如有的過午不食，有的吃三餐，有的專門坐禪；有的學教，天天都是講經說法；有的地方是修戒律，行住坐臥四大威儀都要修得好；有的地方修密宗，一天到晚都是念咒；有的地方修淨土法門，天天都念佛。

人受了戒五年之後，有時會到各處行腳參方；不是為了遊山玩水，而是看看各個叢林的規矩，參訪善知識，求了生死的法門。我過去各處當參學，經驗得很多。比方說，初到不可以把行李放下，就到大殿或者佛堂，一切要聽常住的招呼。常住說：「可以掛單，你在這掛單了。」那麼就進去；如果常住說：「我們這裏單滿了，沒有地方住了，不留單了。」就非走不可，這都有一定的規矩。

一個有學問、參學的人到任何道場，不應該問人家問題，什麼問題也不可以問，不可以去考驗人家懂不懂；你一問，就沒有知識了。你要是答覆他這個問題，也是沒有知識。所以無論出家人、在家人到我們這兒問問題，你可以這樣說：「我們這兒有講研究問題的時候，平時我們各有各的工作。」蘇州靈巖山是念佛道場，那兒很忙的，一天到晚念佛，上殿過堂，連五分鐘休息也沒有，在中國來講，那是念佛的第一道場。很多人願意到那兒念佛去，為什麼？那裏吃得好，常常吃麻油飯、吃包子。有些出家人沒有旁的事幹，哪個地方茶飯好，他就往哪個地方跑；哪個地方茶飯不好，他就往哪個地方溜。這是出家人容易犯的通病，既然出了家，怎麼還執著茶飯好和不好呢？真是莫名其妙！

（二）種圓滿因，結圓滿果

我告訴你們，真想要修行的話，不可以懶惰，什麼事情要能忍；什麼不能忍的都要忍，什麼不能受的都要受。尤其當參學，學習的時候，不可以動不動就發了脾氣，或者覺得這樣不對、那樣也不好。世間沒有盡如自己意的事情，不能完全令自己都覺得滿意的。你要能退一步想，你能忍能受，就什麼事情也沒有，什麼煩惱也沒有了。

我這一生，都是在跟你們現身說法。各位要特別注意，不要錯過機會。如是因，就得如是果，你種善因就結善果，你種惡因就結惡果。你種圓滿的因，就結圓滿的果；你種一半的因，只結一半的果。在參學的時候，我無論做什麼都是提前到，但不是去爭前邊第一個位子，我是不願意晚到，有時甚至生病也不退席。那時自己抱持什麼觀念呢？「我學習佛法，除非這口氣斷了，或者不能行動，我才休息！」這是我過去的情形。

我不是天天來聽經，其餘的事情就馬馬虎虎算了。我上課，或者上供、作早晚課都爭先恐後地參加，將來所得的果報是不會失去機會。你想樣樣都圓滿，樣樣都好，必須要特別認真，對一切的佛事、上殿過堂，不躲懶偷安。有些人以為晚去參加五分鐘，這是得著便宜，其實將來會錯過好的機會，無論做什麼事情都會晚了，都不圓滿。

我那時候有幾部字典，有英文、中文、梵文、法文、西班牙文、葡萄牙文、德文。我有這個字典，如獲至寶，像寶貝一樣，我的同學都沒有。他們看見我查看字典，臉都長起來了，甚至於眼淚都掉出來了。我搞不懂他們是妒忌，還是羨慕，為什麼這樣。一天，我不覺得怎麼樣；兩天，我也不覺得奇怪；等到第三天的時候，我才想他們怎麼還是這樣子呢。我終於明白，原來他們沒有字典！於是我就不要這個像寶貝似的字典，就送給他們大家用。由此之後，我不查字典也就認識那個字，不需要字典就認識了。究竟這是什麼原因，我自己也不明白，到現在還不明白。

我還有一個事情，我覺得人人都願意比人好、比人聰明、比人有智慧，我就發了一個特別的願。發了什麼特別願呢？你們誰也不知道。我發願比人人都愚癡，把我所有應該的智慧布施給所有的人。我願意愚癡，比所有的人、比所有的眾生都愚癡。發了這個願之後，果然就愚癡了。怎麼樣愚癡法呢？我有錢就願意給人家用，有東西也願意給人家用。不單字典布施給人，甚至於身心性命都要布施給人。這是我過去的事情，這是真實不虛的。

（三）提起來又放得下

我們班有三十幾個學人，都是法師。他們有的學十幾年，有的學七、八年，五、六年的；我是頭一年，還只學三個月。那時候，我是很笨很笨的樣子，誰都看不起我。一天到晚，我也不講話，不和人拉攏關係，也不想交朋友。我們教師是化東法師，他給我們講《教觀綱宗科釋》。這個法師個子矮矮的，總是穿得破衲袍；他一字不識，問他問題，他就瞪眼睛，說不出可以不可以。

講師講完經，常常複小座，就是學人要重複講師所講的，有什麼意見也可以拿出來講一講。複講的時候，同學都要看本子來複講，而我把本子合起來，把眼睛閉上，我講得和法師一樣，講得一字也不去，一字也不添。因為我若加，這是我的意思；我若減，是我忘了。

我在學教的時候，其實很調皮很壞的，一點也不用功！怎麼樣呢？法師講經，我一聽就記住了；聽完經，我就各處跑，看山看水，看花看樹，天天優遊自在的。同學看見我這個樣子，也跟著在我後邊跑。有一次，到複講的時候，化東法師抽到我的籤，要我複講。我不用本子，我就照法師怎麼講的，一字不錯的講出來。我說法師這一句怎麼樣講，我的看法又是怎麼樣，還有一個看法又怎麼樣，再一個看法又怎麼樣。我講了五、六個意思，把化東法師也講糊塗了，不知道我說的究竟對不對？他說他需要去問其他法師。

同學看我這樣子很奇怪的，就問我說：「法師怎樣講，你就怎樣講，一點都不錯。你也沒溫習，你怎麼都會？你怎麼記得這麼清楚？」我說：「這我以前學過了！」其實以前不要說學，連書都沒看過，但是我記得很快，他一講，我就記住了：「大約是我以前學過的，所以他一說，我又記得了！」他們說：「喔，原來你以前是學教的！」我說：「不錯，學了很久！」我說我很壞，是指我對他們打妄語，影響得人家也不用功。你說這不是壞，是什麼？

我說我去遊山玩水，其實我也沒有在山上，也沒有在水裏。幹什麼呢？我在那個地方入學習三昧。眼睛看的是山，但是心也沒有在山上，而在佛法裏；我看著水，心還是在佛法裏。今天這個法師講什麼？是哪一段呢？那一個字有沒有解釋？他的意思是怎麼樣子？自己和自己作了很多的問答。所以到複講的時候，才能很圓滿的講出來。

我和你們學佛法，完全不一樣。你們學的是美國的佛法，是「本子佛法」──看本子講，沒有本子就忘了，那是沒有用的。所以學佛法，要把一天所學的，在晚間一定要溫習，這才是真正學習佛法的方法。有人說：「我沒有時間！」就是再沒有時間才要學！在百忙之中，能把佛法「提起來，放得下」才行。什麼叫提起來？就是把它記得清清楚楚的；又要放得下，這個「放得下」不是忘了。你要把它放到你如來藏裏，到用的時候，一拿就拿得到；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窮，那才算！

---

92. 化東法師

上人在蘇州靈巖山佛學院學教，六、七十歲的化東法師是講《教觀綱宗科釋》的講師，他和上人可以說是忘年之交，常常一起研究佛學。

上人自述：

這位化東法師個子很矮，可是精神飽滿。他是東北人，東北什麼地方的人，我沒問他。他拜倓虛老法師出家之後，就到南方去求學，在寧波觀宗寺，跟諦閑老法師學習經教。他不識字，記性很差，但是好學，非常地勤懇認真；遇到不懂的，就低聲下氣地向旁人求教。這樣經過十幾年，他也能看經，也能講經。他憑著記憶力和請問別人，在諦閑老法師所成立的天臺宗佛學院，講天臺宗。

在佛學院裏，他是講《教觀綱宗科釋》的法師，我是學生，所以我對這位法師很瞭解。他看守著寶塔，在寶塔下邊住。他不願應酬，天天坐在繩床上，修行用功；也照常上殿過堂，絲毫不馬虎，沒有懶惰的時候。他持午，吃得很少，對吃不講究；穿的是衲袍，洗得是很乾淨，但是補丁一個接著一個。他和我可以說是忘年之交，他有六、七十歲了，我那時候未滿三十歲，我們常常在一起研究佛學。他的品格非常清淨，沒有什麼污染的念頭；不貪名利，什麼都不要，所以很自在、很快樂。

---

93. 大休和尚

在蘇州靈巖山，上人遇著一位大休和尚。「無大無小無內外，自休自了自安排」，正是大休和尚真正放下的寫照。

上人自述：

在蘇州靈巖山，我遇著一個真正放下的和尚。這個和尚是參禪的，一天到晚參禪打坐。他的名字叫什麼呢？叫大休。他真是個「大」休，不是個「小」休。他自己把一切都預備好了，這叫「大」；「休」就是休息的休，什麼都不作了。為什麼呢？他自己修行，自己了道，自己把身後的事情都預備好了，也不麻煩人，這多簡單！你看，這個人多解脫！

他給自己造了一個坐著的石棺，這叫坐罐；一般人死了，是躺到棺材裏頭。他自己在蘇州靈巖山後面的天平山，石壁上鑿一個洞，這洞正能坐下一個人，他又用石頭造了一個門，可以開關。他把這個罐作好了，他自己就坐進那石壁裏，結上雙跏趺坐，把石門關上，自己就在那兒入涅槃了，就了了！誰也不用，自休。自了自安排，自己安排自己的事情。他在門的旁邊，造了一幅對聯：「無大無小無內外，自休自了自安排。」說沒有大也沒有小，沒有內也沒有外，自己休，自己了，自己安排。他這種境界是不可思議的境界！

印光法師很推崇這位大休禪師。我到過蘇州那個地方，去拜見大休禪師，他真是休了，連眼睛也不睜開看看人。我去到那兒，給他叩頭，他一句話也不講。為什麼呢？他自休自了自安排了，無障無礙。他沒有徒弟，沒有麻煩的事情，所以這真是放下了，這就叫無罣礙。有徒弟，就有罣礙，將來的麻煩還不知有多少呢！不過我不管它，麻煩也就是不麻煩，罣礙也是無罣礙！

94.「活羅漢」

當時在上海、杭州、蘇州一帶，有位無盡法師，人稱「活羅漢」。可是上人一見到他，卻鐵口直斷這個活羅漢快死了……

上人自述：

民國 36年（西元
1947年），中國有個活羅漢，這個活羅漢叫無盡。這羅漢有什麼本事呢？他會念〈大悲咒〉給人治病；無論什麼病一治就好了，他在普陀山大顯神通。當時有五百多個和尚在普陀山，因為那一年沒有很多香客到普陀山去，五百多個和尚因為沒錢沒法下山。他在那地方給人治病，一般人對他就特別相信，他就化了兩條船，義務把這五百多和尚都送到上海，他的名譽更高了。在上海、杭州、蘇州一帶，沒有人不知道活羅漢的。一些作官的相信他，一些老百姓更相信他，佛教裏一些出家人、在家人都相信他。有一次，我在蘇州靈巖山念佛堂遇到他。他樣子是不錯，像個羅漢的樣子，穿著破衣服，可是我一看這活羅漢快死了。

我問他：「你就是活羅漢？」他說：「不敢當，一般人那麼叫我。」我說：「你有什麼本事叫

活羅漢？」他說：「我給人醫病。」我說：「你應該給你自己治一治病，你治好你自己的病沒有？」他望望我，說：「我有什麼病？」

我說：「你有求名的病，將來你又有個求利的病。你給人家治病，將來可沒有人給你治病。我老實告訴你，你再給人家治病，顯你的神通，你一定會墮落的，或者造罪，或者不作出家人了。」活羅漢一聽就跪到我面前，我說：「你幹什麼？」他說：「我若墮落，我求你度我。」他不問我怎麼樣才不墮落，他就說等他墮落的時候，要我度他。唉！我當時也沒加思索就答應他，我說：「好。你墮落，我來度你！」

等我到香港，又遇到活羅漢，果然不是活羅漢了，變成凡夫，不作出家人了。我還認得他，我說：「你現在怎麼了？你這活羅漢跑到什麼地方去了？你怎麼變成這樣子？」他說：「都是你！你說我墮落，我就墮落了！你若不說我墮落，我怎會這樣子？你講話講得太靈了，你說我墮落，我就墮落了。」我說：「我答應過你，你墮落要度你的。你現在還要出家嗎？」他說：「出家？我沒有錢。」我說：「你沒有錢，我給你錢，你去出家。」我又度他出家。有人拿他當活佛那麼恭敬，天天作完早晚課給他叩頭。我對那個人說：「你小心一點！你這麼恭敬他，他又會墮落。」果然活羅漢後來又跑了。我見過的修行人很多，活羅漢也不倒單、持午的，一樣會墮落，所以修道不容易。

---

95. 今日人面瘡

世界上最大的仇怨，莫過於殺生。殺了眾生，眾生就來討命債。那該怎麼辦呢？上人說，唯有真心懺悔，改過自新，多作利益眾生的功德，才能消除宿業。

上人自述：

在
1945年前後，中國蘇州承天寺有位住持和尚，他雖然是佛教徒，可是信外教，在廟中供奉狐仙；所以狐狸在他廟中，出入自由，人狐和平相處，相安無事。首座大明和尚曾經朝四大名山，很有道行的。他當時正在閉關，閱讀《大藏經》，狐狸也來關房和首座同修。首座閱經，牠就睡在首座拜佛的拜墊上，等首座要拜佛時，便對狐狸說：「我要拜佛了！你出去吧！」這狐狸就會乖乖地走出關房。等首座拜完之後，牠再回來，仍然睡在拜墊上。天天如此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，彼此成為道友。

有一天，首座和尚有點火氣，要拜佛時，對狐狸說：「你如果再不離開，我就打死你！」狐狸睜眼看一看，也不理他，又把眼睛閉上，照睡不誤。牠想，你出家人慈悲為懷，方便為門，所以賴著不走。這時，首座生氣地說：「豈有此理！簡直是喧賓奪主，我要打死你！」邊說邊舉起木棒嚇牠，狐狸仍是不理不睬地睡在拜墊上。

首座一氣之下，用棒揮牠，不料出手過重，把狐狸的頭給擊破了。首座犯了殺戒，心中非常懊悔，不知如何是好；左思右想，忽然記得有人說過，打死狐狸，把牠的肉給旁人吃，能消殺業。他趕緊將狐狸的皮剝下來，又把肉送給人，以為這樣作就沒有事了。

七天之後，首座在定中，忽然聽到狐狸說話了：「我到閻羅王那兒控告你，要你償還我的命。」他驚恐萬分，開始念〈大悲咒〉。因為咒力加持，狐狸七天不能接近。狐狸又招來戰死的日本陰兵，用小鋼砲轟了很多天，也擊不中首座，為什麼？因為首座聚精會神地誦〈大悲咒〉，不起於座，炮彈都落在首座的左右而已。

首座多日不飲不食，實在是筋疲力竭，一時精神恍惚，不幸右膝被砲擊中，日本陰兵隨即撤退；首座心生得意，以為從此無事。剛打這個妄想，頓覺被砲轟之處發痛。低頭一看，膝部竟然生起一個人面瘡來；有口有齒，又腫又痛，醫藥無效。有人對他說：「用肥肉貼在人面瘡，可以止痛。」一試果然有效。但等肥肉被人面瘡吃光後，又開始痛起來，如此折磨，苦不堪言。

經過多日的痛苦，首座覺悟唯有消滅業障，才能免除痛苦。於是認真修行，不再計較痛苦。他忍著百般的痛楚，一心拜佛，懺悔殺業，經過三年後才痊癒。由此可知，殺生的業報最為厲害。各位切勿殺生，要多作放生的功德！

---

96. 狼群皈依

民國 36年（西元
1947年）秋天，上人由蘇州靈巖山到南京的空青山，參加十個禪七，禮明觀和尚、了乘和尚。有一晚，他從龍潭返回空青山的歸途，度狼群皈依。

上人自述：

我在南京句容縣空青山，打了十個禪七，住處沒床，沒有蚊帳，日夜在禪堂坐單。在那兒初遇明觀和尚，當時他五十多歲，我三十歲，因為參加十個禪七坐禪，我和他成為忘年之友。空

青山的山上有很多狼，牠們很奇怪，要是有一隻狼嗥嚎，所有的狼就都會來了，牠們有牠們的語言。人遇到牠們，都會被狼群吃掉。有一次，我到龍潭去趕集，回程的時候，天已經黑了，大約晚間八、九點鐘的時候，在樹林子的路旁，遇到很多狼，有二十多隻狼在那個樹林子裏。我在路上走，牠們在路旁邊跟隨著保護我；我認為牠們是保護著我，而牠們的意思是想咬我。但是走了五、六里路，牠們非但沒有咬我，這些狼和我成為好朋友。以後大概也都不咬人了，因為我給牠們打皈依了；所以我的徒弟之中，也有狼的徒弟。

---

97. 不善為戒

上人為了求法，本著「善者為法，不善為戒」的宗旨，各處參方。其間引以為戒的事情，實令後人警惕不已。

上人自述：

從東北到內地，常常露天住宿，白天走路，晚上或者在樹下住，或者在菜園子裏住，種種地方都住過。我參方那時期，總是在出家人的最後面。沒人知道我從什麼地方來，到什麼地方去；也沒有人知道我俗家姓什麼，叫什麼，沒人知道。可是我很注意旁人，旁人一舉一動、一言一行，我都觀摩。他說的話有道理，我就把它記下來；說的話沒有道理，我就把它忘了。我到各處就為了求法，善者可以為法，不善者可以為戒。雖然不敢說見賢思齊，但見不賢而內自省，我本著這種宗旨各處參方。

中國佛教裏，你們所看見的一些事情，都是些小問題；我所見的大事情，多的不知有多少；甚至有徒弟的把師父殺了，謀奪師父的地位。現在是末法時候，類似這種事情多得很，一點都不奇怪。

好像出家人應該具有慈悲喜捨的四無量心，不能用勢力去壓迫，不能去罵人打人；人真是有錯了，也應該一次、二次、三次地原諒人。我曾經遇見一個住持和尚，他當時在廟上獨霸一方，那兒的出家人都要聽他的招呼，誰不聽就對誰不客氣。晚點上殿，或者練拳打錯姿勢，他就打人；尤其是他的侍者，常常被他打。因為他這麼粗暴戾氣，在大陸政變的時候，遭受很多麻煩，最後被逼得在上海上吊自殺。這可以說是末法時代，出家人引以為戒的不幸事情。

98.治癒癱子

民國 37年（西元
1948年）正月，上人起單到上海，再乘船到湖北，預備從漢口到廣東，拜見虛老。在船上，遇到一個癱子，上人以〈大悲咒〉加持，癱子立即健步如常，全船轟動。

上人自述：

我曾經在上海龍華寺掛單，住在走廊上，晚上在地下鋪一點稻草，在那兒過了多少天也不知道；誰也不知道我會四十二手眼，我會〈楞嚴咒〉。

大約是民國 37年（西元
1948年）春天，我從上海坐船到漢口去，預備從漢口到廣東去見虛老。因為當時翻船事件不時發生，有些信佛的船家，就發願方便出家人，凡是出家人坐船都不要錢，而且還供養食物。我從上海到漢口，也是搭這種不要錢的船，因為我沒有錢。

在船上，遇到一個癱子，我記得這個人叫黃顧磊（音）。這個癱子用拐杖走路，他不是站著走路，是蹲著拄拐杖，吃力地一步一步往前挪動，走得很辛苦。我問他：「你為什麼這樣走路呢？為什麼站不起來？」他說政府管制煤炭，不准私人買賣；他偷賣煤炭，被政府抓去坐監，在獄裏受潮濕，腿就癱瘓了。

我一看他這個病，不是潮濕的關係，是有個業障鬼跟著他，令他這樣子。我看見這個人這樣，心裏很憐憫他；我可以治好他這個病，但是現在不能治。為什麼呢？我要是治好了他，船上很多人都會來找我，會有很多麻煩的。

等到這一天，預計下午兩點鐘即將到漢口。上午八點鐘，我在甲板上打坐，當這個癱子又從我旁邊走過，我就問他：「喂！你願不願意你這個腿好啊？你願不願意站起來？」「我當然願意啦！」我說：「你若願意站起來走，你把拐杖棍子丟到江裏去！」「我怎麼可以把拐杖丟到江

裏？我就靠它才能走路；我沒有它，就不能走動了！」我說：「你丟了它，我會讓你好起來！你怎麼捨不下這麼一根木頭棍子？」他說：「真的嗎？」我說：「我不騙你！我騙你幹什麼？」我這樣一說，他果然就把這根棍子丟到水裏頭去了。

這時候，我給他念〈大悲咒〉，加持他的腿，用手摸他的膝蓋。大約有半個鐘頭，念了七遍〈大悲咒〉，我說：「你站起來！」他試著站一站，果然站起來了！我說：「你走！」他又會走路了；我說：「你跑！」他就在我身邊跑。他好像中了催眠術似的，我叫他走，他就走；叫他跑，他就跑。他這個腿不能動，是有個魔鬼在磨他。

為什麼我叫他把拐杖丟到長江去？表示他對我有信心，沒有懷疑心，才能有相應。因為這個業障鬼以為他一定得靠著這根拐杖走，沒想到他會把拐杖丟到長江裏去，這個業障鬼跟著拐杖也跑到長江裏了，所以他才能夠站得起來，又能走路又能跑。

所有在船上的人都知道他是不能走路，現在一看他能走又能跑，大家都很奇怪的，問他：「你怎麼好的？」我當時也忘了告訴他不要講我，不要對人說是我弄好的。他往我一指，說：「就是那個法師用手摸一摸我，我就好了！」這樣一來，船上的人七、八十人就左右前後把我圍上了。這個說：「老修行！我有頭痛，怎麼辦？」那個說：「我牙痛，怎麼辦？」那個說：「我胳臂痛，怎麼辦？」那個說：「我腿痛，怎麼辦？」那個說：「我腰痛，怎麼辦？」事情沒發生之前，船上的人都沒病；一看那個癱子病好了，船上所有的人都有病了。

這麼多人怎麼辦呢？我那時候就耍起羅漢來。我說：「你這一班人都是欠打的，都要挨打。」這個頭痛，照頭上打了一掌：「痛不痛？」他晃了頭：「不痛了！」這個胳臂痛的，打他一拳：「還痛不痛？動彈動彈。」「咦，奇怪！它不痛了。」「不是打妄語？」「不是。」功效是立竿見影，不是在那兒試試看好不好，我說好就好。這麼一來，人們就以為我是什麼佛菩薩、活鬼了。

這時船上的人病都好了，錢也來了，麻煩也來了！我本來一塊錢也沒有，忽然間就發了財；那時候用法幣，這個拿一萬，那個送兩萬，最多的送十一萬。因為搭火車一定買票，由漢口到廣東買一張車票要二十萬；給我錢，我就收囉！收了大約有七、八十萬。最初我治病的時候，絕對沒有攀緣心，沒有想他病好了，可以化緣得到路費的錢，絕沒有這種思想！至於這些人會發供養心，這可以說在人看不見的地方，有一種感應；因為護法韋馱知道我沒有錢，所以就鼓勵這些人，叫他們供養一點錢，他替我化了緣；不但一個人，兩個人的火車票都有了。是不是這麼一回事？你不相信，這不是問題。

還有十幾個人向我預約看病，這個說：「我有親戚在漢口，他病了五年了，也治不好！你到漢口去給我親戚治一治。」那個說：「我家人生什麼病，請你到我家裏去治一治病。」當時我也沒有說可以，也沒有說不可以；我說：「等到了漢口碼頭再說！」我想起法顯法師，曾經遇到一個商人，想把他推到海裏去；而當時船上的人，沒有人想把我推到海裏去，人人都想我快點上岸，好去幫他們的親友看病。等到碼頭，大家都從那邊下船，我從另一邊下船就跑了。他們在那邊等我下船，結果一個也沒有等著我！當時那個癱子病好了，就皈依我，又請我下船後，到他家裏去住一個時期；但是我也沒有去，以後也沒有他的訊息了。

---

99. 視財如土

上人下了船之後，到湖北某寺住了一夜。因為同舟旅客臨別贈金，得法幣七十餘萬元，於是到曲江準備搭火車南下。

上人自述：

下了船之後，在湖北住了一宿。那座廟叫什麼我已忘了，那兒沒有床，什麼也沒有，就在地下睡。第二天，我去火車站，想搭火車前往廣東。在火車站遇了一個和尚，這個和尚叫什麼名字？叫周益，這個我還記得，他是湖北人。

我問他：「你到什麼地方去？」「我到廣州。」我說：「你到廣州作什麼？」「我去見虛老。」大家尊稱虛雲老和尚為虛老。我說：「你有錢買火車票嗎？」他說：「莫的！（就是「沒有」的意思）」他以為我向他化緣買火車票。我說：「你沒有錢，你在這兒幹什麼？你沒有，我有！我給你買火車票好不好呀？」他眼看著我：「真的？」我說：「真的，我給你買火車票！」兩張火車票大約用了四十萬塊錢。

我這個出家的朋友很歡喜吃東西，在火車上，每過一站都要買東西吃；賣什麼東西的來了，他沒有錢，就向我拿錢；連吃東西，再買東西，又用了二十萬，還有十五萬。我們在馬壩下火車，那個地方有賣粥的，他又餓了。他說：「我想喝粥，你好不好買一碗粥給我吃？」我說：「好，好！」我把剩的十五萬拿出來全都給他，我說：「你願意買就買，我就這麼多錢了！」他大約用一、兩萬買粥，他還有錢到南華寺。

就這樣，我到南華寺有半年多時間，連寄一封信的錢也沒有，窮得再沒那麼窮了。我沒向居士

化過緣，沒向居士說：「我連寄信的錢都沒有，你……」，窮死不求緣是有來歷的，因為我不願意有錢。我這個出家人從來對錢就沒有什麼緣，錢雖然願意往我的口袋裏跑，我也不願意讓它進我的袋裏，甚至我連錢袋都不要。

---

100. 拜見虛老

31歲的上人，歷經滄桑，終於在民國
37年（西元1948年）抵達廣東曹溪南華寺；如願朝拜六祖惠能大師真身，參禮當代宗門泰斗虛雲老和尚。當時一百零九歲的虛老深知上人是龍象法器，不久委任為律學院之監學，暨三壇大戒之尊證阿闍黎。虛老為上人印證：如是！如是！上人為此作偈：

雲公見我云如是，我見雲公證如是；
雲公與我皆如是，普願眾生亦如是。

上人自述：

至南華寺，參禮虛雲老和尚，猶如嬰兒見母，遊子歸家；數年仰慕之心於此得償。當時虛老有一百多歲了，可是沒對人說，他說自己是九十幾；人們會知道他一百多歲，是他以後告訴人的。中國有這麼一個人，我給他起名叫「胡鬧」，像小孩子似的，他說虛老沒有一百二十歲。現在一些無知的人，也就跟著他說，甚至外國人、自命是學者的人，也都這麼唱，說：「某某這麼講。」其實他根本就是一個無知的人，完全不懂佛法。

我平時秘察虛老的言行舉止，與人無異；而他以身作則，刻苦自勵，不是常人能做到的。因春期傳戒，早板響的時候，我總聽見有虎嘯之聲，自近而遠。原來牠是皈依虛老的虎弟子，每逢戒期就回寺衛護道場，夜宿於後山洞中。

我到南華寺掛單，就像到了日本似的。我最初到廣東，聽不懂廣東人說話，那時候真是「擀麵杖吹火——一竅不通」。拿中國來說，有五方的方言，就是中國人都不能完全聽得懂中國人說的話。那時候，惟因（音）法師是個廣東人，在課堂裏問他什麼，他不是說：「冇呀、冇呀（音）！」就是說：「密吔（音）？」我也不知道「冇呀」、「密吔」是個什麼意思，搞不懂他在說什麼。

我最初在祖師殿任香燈執事的時候，因為智參法師造訪，與我道義相投，他向虛老推薦，說我如何如何；虛老即刻喚我至方丈室，派令我到戒律學院任監學法師。我在東北，因為曾經立了三個誓言：第一是「凍死不攀緣」，第二是「不趕經懺」，第三是「不當知識」，所以我說：「學人萬里參方，為了生死，親近善知識。虛老如果能保證我了生死，雖赴湯蹈火，粉身碎骨，也在所不辭！」

虛老說：「自己生死自己了，自己吃飯自己飽。我如果說保證你了生死，這是騙你的話，我絕不會這麼說的！雖然如此，修行重內功外果，福慧雙修，才能有所成就。不可以作自了漢，獨善其身；要學著兼善天下，行菩薩道，護持常住，為大眾服務。福慧雙圓，生死自然會了。」虛老看我還是一再推辭，嚴肅地對我說：「你從東北不遠萬里來親近我，若不聽我指揮，還談什麼親近？你們青年人不做點事情，難道要老一輩的全擔當起來嗎？」虛老這麼講，我只好答應勉強下來。

---

101. 百子毒蛇

同年南華寺春期傳戒，上人的大徒弟果能到南華寺不久，招感百子毒蛇附身，攪鬧戒期……

上人自述：

以後我帶果能到南華寺，他在南華寺著了魔，他因為有個魔附身，就不怕「白拂手」。這個魔叫百子毒蛇，牠每次生小蛇就生一百條。牠在南華寺常常作怪，每逢戒期就去攪鬧。受戒的沙彌、沙彌尼，其中就有一個戒子會發神經，虛老也沒辦法。這個發神經的說他自己已經成佛，他又是什麼什麼佛；全身不穿衣服，不管羞恥不羞恥，各處亂跑胡說亂講，攪鬧戒壇。虛老在南華寺傳那麼多年戒，每一年都有這樣的事發生。

我在南華寺那時候，百子毒蛇捉住我這個大徒弟，想用他的身體來和我鬥法。果能發了狂，十幾個人也沒有他一個人的力量大；他身上還會放一股臭氣，誰聞到就作嘔。他一天到晚說：「我師父的法都是假的，四十二手眼都是假的。」這個魔就是要令他這麼胡說八道，來破正法。那時候無論我用什麼法來治，這個魔也不怕，附在果能身上說：「你那個都是假的。」邪神惡鬼憑藉著一股邪氣，以為這麼一說，我就怕他們了，可是我不怕他們；要是心裏沒有定力，他說我是假的，我心一起疑惑，那就完了。

當時我在南華寺當堂主、班首，我每天都到上客堂去看幾次；看看有沒有什麼高人異僧來南華寺，我不要當面錯過。正在這個時候，有一位八十多歲的明相（音）法師來掛單；我一看見這個老修行，覺得很有緣。他也是坐單的，八歲出家，默默苦修，他打過八個「般舟七」。每個「般舟七」是九十六天，不睡不坐，站著走路，或者念佛，或者持咒，或者作什麼；總而言之，九十六天不休息，這又叫「佛立三昧」。他功夫不錯，一入定可以作一些事情。

當時這個老修行，不知道是吃錯什麼東西，天天屙肚，屙得滿褲子都是邋遢東西；我給他洗了幾天褲子，他病才好。我這個徒弟發神經，我就向老修行一說，老修行和我就想法子，來令我徒弟病好。以他的定力和我的定力，經過半個多月，才把這條蛇降伏，而果能從此不知去向。不過百子毒蛇很本事的，等五百年之後，牠還會出來，那時候還會有人降伏牠的。也許有人說：「你為什麼不一次把牠消滅了？」消滅牠太沒有慈悲心，我只是想度化牠而已。

---

102. 江西弘法

同年五月，上人在南華寺春戒圓滿後，夏天就接受江西省南城縣黃鑄哉老居士邀請，前往講授《阿彌陀經》。聽眾有一百多人，由於居士們誠心聞法，其間發生了不可思議的感應

上人自述：

民國 37年（西元
1948年），我那時候在南華寺五祖殿當香燈。從江西來了一位老居士叫黃鑄哉，他在南華寺一見著我，覺得很有緣，於是請我到江西省預備去講《阿彌陀經》。在彼此通信訂好日期，六月初十我到江西給他們講經。他們不太懂佛法，本來是打佛七，他們叫萬佛七；我因為在路上耽誤了很多時間，沒來得及依照那個日子和他們打萬佛七。

這些參加打萬佛七的人，天天盼我去，黃老居士一天到晚就求籤問觀音菩薩：「這個法師什麼時候可以來呀？」當時有一個女居士在念佛的時候，開了智慧，知道未來的事情，就告訴這個老居士說：「你不要求籤了，法師要在什麼時候才能到這兒來，萬佛七的期間他不會來了。我們預備再打一個地藏七，那時候這位法師就會來了。」她這樣說，果然我沒有去；我後來才到，講《阿彌陀經》。八月中旬，我又回南華寺。

【後記】有一位居士叫萬果樂，身上著魔已有十多年。多次請僧人、道士念經作法，並拜〈大悲懺〉、〈梁皇寶懺〉，又放〈瑜伽燄口施食〉等，還是未見效果。奇怪的是，萬果樂去聽上人講述《阿彌陀經》後，身上的魔障竟然消失了。還有一位徐姓居士患半身不遂，在聽過上人講經後，病也痊癒了。

【附錄】上人在南城開講《阿彌陀經》之開示：
念佛法門，又名淨土法門。因此法門，人人可入，個個能修。三根普攝，利鈍兼收，故稱為方便中之方便，捷徑中之捷徑；對於我輩末法眾生，甚為逗機。但能念佛，終必往生，華開見佛，悟無生忍，永得不退；設若不然，我下地獄。昨天有人請示，念佛時妄想太多，如何制止？且不要管妄想多少，但只一心念佛。語云：「清珠投於濁水，濁水不得不清；念佛入於亂心，亂心不得不伏。」故持名即是制妄徹底妙法，更何須頭上安頭，向外馳求乎？

---

103. 南華遇匪

同年九月，時值亂世，南華寺遇匪打劫，上人臨危不懼，定力非凡。

上人自述：

我在南華寺，曾經遇過土匪聚夥搶劫；他們破門而入，一進南華戒律學院，就用槍對著我的心口，說：「打！打！」我說：「為什麼要開槍打我？」「因為你不開門！」我說：「我不開門，正因你們是來搶劫而非送禮。假使你是我的立場，你也不會開門的！」土匪又說：「拿支票來！」我指自己所穿的衲袍說：「你看我穿這樣的衣服，左補一塊補丁，右補一塊補丁，像個有支票的人嗎？」我那時還穿著守孝的孝袍；我守完孝，一直穿著它，紀念我的母親。

土匪問：「誰有？」我回答：「我是法師，他們都是學僧；我沒錢，他們更沒有！我住這個房間，裏面有寶貝；有合意的儘量拿，我不會捨不得的！」我叫他們到房裏去，他們也不去。那時我房裏真有兩個「寶貝」──活寶貝！一個是法明法師，一個是祖印法師，那時候他們還都是小孩子。

當時有位懷一法師，聽我與劫匪侃侃而談，以為沒事了，就出來想和他們談話。他們一見懷一法師出來，立即用槍對著他，說：「拿支票來！」懷一法當場嚇得哭起來，不敢看他們，回答

：「在我房裏！」他們用槍抵著他，到他的房裏搜搶一空才走。

第二天上課，懷一法師對眾學僧說：「我們南華寺一百多人，面對昨天的搶劫，大家都非常恐懼；唯獨度輪法師毫無怖畏驚恐！」等我上課時，對大眾說：「懷一法師說，昨天只有我一個人不驚慌，這個說法是不對的！據我所知，本寺有四個人一點都不為所動。第一是六祖惠能大師，不瞅不睬，毫無其事。第二是憨山祖師，端然正坐，閉目養神。第三是丹田祖師，只有探頭張望，也是一言不發。第四才是山僧度輪，既看又講話，還一點也不怕！」學僧們聽我說完，忍不住都哄堂大笑。

土匪打劫之後，很多人像驚弓之鳥，想離寺而去。不久，虛老由雲門趕來，召集全體學僧開會。虛老為主席，出席的監學法師有懷一法師和我，以及學僧祖印、雲妙、悟雲、宣揚、恒定、提揮、提廣、法亮、海龍、法慧、萬心、止空、法明、法開等三十多人。虛老當眾挽留懷一法師，懷一法師拒絕；挽留同學，同學不聽，執意離去。虛老見此情形，不禁放聲痛哭說：「我再也不辦佛學院了！」說完，拂袖而去，逕自回方丈室。懷一法師後轉往廣西，我深為虛老辦學培僧的苦心感動，我一個人接手南華戒律學院課程。

【後記】恒定法師，法名果一，是師父的第四位出家徒弟，唯一跟著上人到香港的弟子。他1927年出生於遼寧省，13歲時，他夢見觀音菩薩牽著他的手引他過橋，而萌生出家之念；因為父母反對，繼續升學，進入北京師範大學就讀。當日本全面侵華時，恒定法師跟父母說要隨校南遷，其實是要去南華寺，拜虛雲老和尚，想在那兒出家。

恒定法師說：「師父很有名！他在南華寺管理很多事情，很有本事的！他曾領我去見虛老，和他老人家談過話。」他還記得上人和一位老法師為救果能而合力降服蛇魔的事。當時老法師踩到了蛇魔的尾巴，腿上被打了一下，這被打到的腿就一直腐爛疼痛。等到師父用四十二手眼法將蛇魔趕走，果能師才轉好，只是有時會迷迷糊糊的，老法師的腿也逐漸痊癒。本來師父計劃要離開南華寺，果能師是和他們一起走的，怎知走的當天，卻找不到他，從此再也沒見他了！2003年10月恒定法師圓寂於香港。

上人自述：

說起恒定的因緣是很特別！他從東北到北平，是最後一班飛機；從北平到天津，乘輪船到上海，這輪船也是最後一班，以後交通就斷了。到上海搭火車到馬壩，火車也是最後一班火車。到了南華寺，我當教務主任，我見到他，就問他：「你是繼續讀書，還是在這兒出家？」他才在南華寺出家。

【後記】恒定法師自述：
我在瀋陽時，認識了師父，當時我還在讀書；直到我去南華寺，才跟隨師父出家。我是師父第四個受戒徒弟，還有一個果維也有受戒。師父在南華寺佛學院作教務主任。我教古文，當時我還沒有出家，講《菜根譚》。在南華寺時，我因為怕冷，頭頂凍了幾個月，師父每天就在我頭上念〈大悲咒〉加持。師父的〈大悲咒〉很靈驗的。

師父法名是「安慈」，「度輪」是師父自己取的字，師父改了好幾個名字，都是在南華寺的時候改的（當年法雨寺戒牒上的法號是「度靈」）。師父在南華寺不是很長的時間，在雲門也只有幾個月，就到香港。師父從東北來到南華寺的時候，沒有帶什麼東西，只有那串念珠；到了香港，也沒有帶什麼東西，也只有那串念珠。在解放前，回到東北想把果志帶出來，那時東北北邊尚未解放，但是沒帶成，因為果志有開眼，共產黨不讓他出來；果志當時是個很小的小孩。

---

104. 有朋遠來

上人除任戒律學院監學法師之外，後來傳戒，又擔任尊證阿闍梨。本來三師七證，必須由高僧大德擔任；上人那時受具足戒沒多久，足見虛雲老和尚委以重任之心切。同年冬天，有一位生長在美國天主教家庭，卻一心研究佛學的阿難陀詹寧士女居士，因仰慕虛雲老和尚禪德，透過中美兩國外交當局斡旋，遠渡重洋到南華寺參禮虛老。那時，上人擔任南華寺教務主任之職；該女居士邀虛老及上人一起拍照，以資留念。

上人自述：

我不歡喜和人在一起影像，有人就問：「為什麼你不歡喜照相呢？」因照得太多了。好像吃東西一樣的，吃太多了就不願意再吃了；我是照相照得太多了，也不願意再照了。比如我有千百億化身，照太多相，化身也化完了，我就要跑到土裏去了；我現在留一點，不會跑得那麼快。所以我雖然願意照相，現在也不照。有人說：「我也學師父這個樣！」那不行的，你還不夠資格呢！我在佛教裏這麼多年，那個相片不知照了多少，可以說整個世界都有，各國都有了。

【附錄】上人在南華寺禪七開示：
各位大德，及善知識！說到心地法門，是最高無上的；然而真能自證，而得到解脫，卻是不易

的事。我自己因為對於這法門，未有深切的研究，故所講的都不是要旨，只是隨便談談。

先說參禪求證，就應該不離自心，然後才可證得；若不如此，則終不能達到目的地。現在我僅拿「戒、定、慧」三字，來作一番討論。說到這個「戒」字，禪宗表面上看是輕鬆；其跑香、打坐、止語、不思雜念，也就是身口意三業清淨的表現，可以說是不戒之戒。既然能作到「戒」字，當然身心安寂，而到「定」字了；由是始終如一，漸漸光明，智慧遂由之而開，也就作到「慧」字了。戒定慧既然具足，這就是覺悟境界。此時在內無我，在外無人；乃至山河大地，森羅萬象，一切皆無，一切皆空。空無所空，無無所無；寂湛自在，還我本來。此時也非文字語言可表達，非思量分別可測度。這就是不可思議的境界！

諸位，若能把無明煩惱、人我貢高、諂曲虛妄一起放下；然後把話頭──就這一個「誰」字，綿綿密密細細地參，參至水窮山盡。再進一步，懸崖撒手，絕處逢生，自然解脫；直到那時，才知歷代祖師大費唇舌，辛苦為得什麼？參！

---

105. 果舜自焚

民國 35年（西元
1946年）上人的二徒弟果舜，原本追隨上人南下，半途改變心意，在長春般若寺受戒後，即回龍雨茅棚自修。因遭當局逼迫，深感塵世太苦，於民國
38年（西元1949年）4月18日，焚身供佛，為眾生在佛前迴向，代眾生受苦。

上人自述：

果舜在長春般若寺受具足戒後，又回龍雨茅棚自修；同村劉居士和楊居士，隨他作早晚功課，誦〈大悲咒〉。後來劉居士出家為僧，楊居士被征，參加八路軍，消息斷絕。民國37年（西元1948年）7月某日，果舜和高居士在茅棚誦〈大悲咒〉，忽然聽見有人叫門的聲音，開門一看，原來是楊居士；他一言不發，逕自往屋後去了。果舜誦畢〈大悲咒〉，到屋後看他；沒想到一進門，竟見一隻狐狸挾尾而逃。大概楊居士戰死沙場，其頭被狐狸所噬，現楊居士之形來引誘果舜；因為果舜持〈大悲咒〉已具威德，定力沉穩，狐狸無法擾亂其心，現原形而退。

果舜有三不怕──不怕凍死、不怕餓死、不怕窮死；他最後還不怕火燒死，他用火把自己燒了。他本來跟我出來，他到瀋陽又回去，後遭當局逼迫，他就自焚了。民國
38年（西元1949年）4月18日，他自備木柴百斤和豆油三斤半，端坐其上，自焚其身。他不像那些政治和尚，發脾氣自焚給政府看！他是看這個塵世太苦了，願意代眾生受苦報，在佛前為眾生迴向，焚身供佛。次日，村人發現龍雨茅棚被大火燒燬，趕來查看。發現果舜身體已燒成灰，仍端坐著，唯心未化。足證他有真正的定力，已經成就道業；他一舉一動、一言一行，完全和以前不一樣了。後來萬佛城給他立了永久牌位，可惜我沒有果舜的相片。

---

106. 雲門訣別

上人在廣東南華寺住了一年，又到雲門大覺禪寺。民國38年（西元1949年）六月，上人觀看當時局勢，想暫居香港。拜別虛雲老和尚之時，老人贈法語：「好自為之，勿負期待！」實在是語重心長！

上人自述：

那年元旦，我辭去學院教務主任職，在藏經樓管理藏經，作圖書館館員。那時候我在藏經樓東南角那個地方住，我在那裏不見人，也不講話，好像閉關一樣。

我認識一個老同參，他說：「你為什麼到角落裏？誰也看不見你，這是不可以的！」就叫我搬出來。他走了，還寫封信給我，要我到外邊弘揚佛法，教化眾生。我因此沒有房子住了，到處流浪，後來跑到美國。當年他叫我沒有房子，想不到現在這個萬佛城房子這麼多，我也不知道要住哪個好！

傳戒後，隨虛老至韶關大鑒寺。後虛老回雲門，要我也同去，我說：「好！但須先回寺再來。」我到五月初旬，才往大覺禪寺。沿途山路崎嶇，猶如蜀道，走到離雲門尚有二十餘里，天已經黑了。

我暗夜獨行，路徑生疏，正在為難之際，前面忽有燈光照路，我順著光前行。燈光始終在百步之前導引，直到大覺禪寺山門口才消逝。恰好是大覺寺開大靜的時間，我敲門入寺。

拜見虛老後，虛老問我：「怎麼這麼晚到？」我說因為路途不熟延誤，幸好有燈光在前引導。虛老說：「太奇特了！白天行走山路，無人引導也難認識，何況夜行！」

虛老安排我在雲門寺（即大覺禪寺）為班首，上殿、過堂、坐禪，領眾熏修！後來因為我住的那間房間潮濕，尤其五、六月間更嚴重，我就向老和尚告假，我說：「老和尚，我在這兒住著受不了啦！」他說：「什麼你受不了？」我說：「我住的這個房間很潮濕，尤其在這個夏天的時候，我真是受不了，都得了濕氣病。」你猜老和尚說什麼？他說：「我們廟上的房間已經很好了！你看那些當地的人像在豬窩裏睡似的，他們怎麼就受得了？」我說：「老和尚，你怎麼比人像豬似的？」他說；「他們原本就是豬嘛！」我說：「我想先到香港，等天氣乾燥一點再回來。」虛老還是不同意，說：「不要去！去就難回來了！」「學人已經決定了，一定要去！」

虛老聽我去意甚堅，忍不住就落淚了，握著我的手，說：「你去香港，就不會回來了，我們再也不能相會了！」「放心！我病好就回來，一定回來！」他說：「一定回不來！」我說：「真是回不來，我就在香港住了！」他說：「那就住吧！你此去要努力，為釋迦老子爭口氣，為歷代祖師建道場。好自為之，前途光明無量，不要辜負我對你的期望！」

等我到了香港，7月間又回到廣州，準備過了中秋節之後回雲門大覺寺，去用功修行。可是在8月初旬，曲江、韶關解放，想再回去，果真回不去了。我在
8月18日那一天，從廣州乘船到香港，隨緣在香港住了十多年。

問：師父，你也有老師吧?

上人：當然有，而且很多。我追隨過許多位大和尚，虛雲老和尚對我助益最多。

問：你最尊敬哪一位法師?

上人：虛雲老和尚。

問：請師父講述虛雲老和尚的精神。

上人：不睡覺。

從此上人滯留香港，雖然仍可以和虛老書信往還，更可以日後幫助虛老籌募重興雲居山真如禪寺的建築費，可是這一別便成永訣了！1958年虛老增訂《佛祖道影》，他在書上加上一首解釋文意的偈語，這是老法師對佛教又一個有價值的貢獻。他同時寫了一封信給上人。

【後記1】知定法師撰文緬懷上人：
度輪長老，惜因生逢末紀，處斯兵荒馬亂之秋，故披剃許久，尚未圓具。直至1947年才闖關萬里，受盡千辛萬苦，抵達普陀山，秉受了三壇大戒。之後，聽聞當代禪宗泰斗虛雲老和尚在曹溪重興祖庭，開堂說法。於是又不辭勞苦，跋山涉水，於一九四八年到達廣東南華寺。南華寺是年剛好春期傳戒，長老又再報名補戒，由此可見長老對戒律的重視。

我和宣化長老的認識，是在1948年南華寺戒堂中。彼時我當開堂，開堂的職責除教授出家人行住坐臥的一切規矩外，戒堂中的一切大小事務，亦在管轄範圍之內。而受戒弟子若有疑問或難題，向我請教，當然盡我所知為彼等解答。當時，我覺得度輪法師為人謙恭識禮，威儀齊整，動止安詳，知是法門龍象，真獅子兒，他日必有一番大振宗風之舉也。在南華寺我所辦的戒律學院，缺少一位好監學，此一職位，需要一位品學兼優之人，方堪勝任。戒期圓滿後，我即商請度輪法師出任斯職，一談即就。度老接任斯職，盡忠盡責，直到離開南華寺。

【後記2】大德風範
中國近代的禪宗泰斗有上虛下雲老和尚與上來下果老和尚；雖然我們無緣親聆教益，但是從他們給上人的書信中，我們可以感受到道者的風範。上人雖然因時局動盪，未能回雲門再親近虛老；但是他常常和虛老書信往返，並且盡心盡力地護持虛老。下面是虛老的來函：

安慈法師慧鑒：
大函已悉一切。仁者所云過自謙抑，實者學院去年賴仁者助力正多，今後亦正多借重於仁者也。請勿動念頭他往，望發長遠心，維護此學院，是所致禱，餘未及。耑候

慧安

衲虛雲（印章）合十　古元月加六日

如不欲往南華，請來雲門亦好，因目下世界不好，不宜四處跑也。

上人自述：

老人給我一封信，叫我作一點功德。於是乎我就發願認捐雲居山真如禪寺大雄寶殿等十幾尊佛像；又到緬甸去買金箔給佛像裝金，金箔一共買了三百多盒（是大盒的）。虛老十分歡喜，幾次寫信來道謝。從這個地方，可以看出虛老對後輩的用心又深又遠大，謙虛的德行不遑多讓；薄己厚人，捨己從人，對待自己很嚴格，對待別人卻很寬厚，常常犧牲自己來隨喜他人、幫助

他人。虛老這種偉大的精神，無上的慈悲，崇高的道德，和最真最誠的平等心，使人打從心底就歡喜，因此發自真心和誠懇心的來佩服他。

虛老又寫信叫我到雲居山，我在禪觀時，知道他是想把真如寺的重任交付給我；可是我因為種種的因緣，當時不能馬上答應；為了這件事，一直到現在我還感到非常遺憾。等到香港佛教講堂成立了，整日都在為弘揚大法的事情而四處奔波忙碌，更感到分身乏術了。本來我是打算把這邊的事務都料理完全了，有了可以囑咐交代的人以後，再去雲居山親近老人家，侍奉在老人家的身邊……。

除了虛老之外，上人對來果老和尚也非常欽敬。上來下果法師於東方被公認為佛教歷史中最為嚴厲的禪師之一。中國大陸快要解放時，許多僧眾離開中國；當時上人也剛從中國抵達香港，但正忙於照料落難的僧眾。上人擔心來果法師所承之正法會於世上消失，曾經寫了一封信給果老，請他來香港，下面是果老的覆函：

安慈大師光鑑：
昨接手書，敬悉。大法全提，何分畛域，人壽十歲，我擬來此扶達磨剎竿；釋迦兒孫者，只行真行，任何在所不辭。請放心！敬復即請

道安

來果手啟

從虛老的書函，我們可以明白他重興佛教梵剎的熱忱和維護僧團的苦心；從果老的來函，可以見到他老人家的豪邁和為法忘軀的意志。這兩位禪宗大德，以復興佛教為己任的大無畏精神，吾輩應學習和效法之。

---

107. 父親往生

上人自述：

我離開東北之後，父親往生了，他是坐著往生的；病了三天，也不吃東西，坐起來就往生了。我把三哥接來美國定居，是因為報答他那時候侍養父親，所以我不能不理他。

【後記1】據悉上人父親白富海的長相像上人一樣，他平時不打坐，也不念佛。西元1949年他坐著往生，那時候上人在雲門虛老那裏。白玉堂（上人的三哥）1996年9月16日口述：

我四十三歲那年（西元1949年）春天，門外來一個算卦先生，我叫他來房裏邊給我算一卦。先生算好了之後，我看他面有難色，就要他說一下我的命運和將要發生什麼事。算卦先生說：「今年是你的坎，你的壽命過不了四十三歲。」我聽了以後，也沒當一回事。

立夏以後，村裏家家鬧傷寒病，甚至有全家染病都死光了。我和老伴也得上了傷寒病，當時哪有錢治病呀！乾挺著。二十天以後，老伴的病剛好，就拄著棍子去拉林藥鋪抓藥去了。我在南炕躺著起不來，中午，我發起了高燒，就叫孩子去屋外給我盛一大瓢涼水。我接過水剛要喝，手抖得很厲害，這一大瓢涼水，一下子全都倒在我的胸前上了。被這涼水一激，我的眼睛一黑，就昏過去了。這個時候我就走了，天昏地暗的，走得又飢又渴。

忽然，眼前出現了一座大城，城門上掛著一把大鎖，兩個門軍側守著門，城裏邊有一個大高臺子，上面坐著一個白鬍子老頭。我問門軍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門軍告訴我說：「這是地獄。」我又問：「上面的人坐那麼高，他是誰？」門軍又說：「那是五帝閻君。」我馬上說：「我可見到五殿閻君了，我可得好好向他訴苦。」

說完我就往裏闖，兩個門軍上來攔住我，說什麼也不讓我進去。五帝閻君就說話了：「你幫助修廟，積了陰德，再過XX年才能給你點紅筆（天機不可洩漏），你回去吧，叫你父親來。」我說：「我父親都八十多歲了，叫他來幹什麼？」五殿閻君說：「他到壽了，叫你父親伏裏（三伏期中，即立秋）來吧！」我一聽五殿閻君這麼一說，也沒話說了。就這樣去了地獄又被趕了回來，醒過來後全身出了一身汗。過了十幾分鐘，老伴抓藥回來了，吃了藥很見效，幾天後就能拄著棍子走路了。

我父親八十多歲，可是一點病都沒有，飯量還挺大。到了三伏的第三天，他說想吃金餅和乾豆腐。我刨了一些土豆（馬鈴薯），拄著棍子上街，將土豆賣了，買回七張金餅和一些乾豆腐。回家用金餅作了湯，湯很好吃，可是父親起先就不愛吃了，一頓只吃半碗，連續三天都是一頓只吃半碗。三伏的第六天到第八天，就一口東西也不吃，也不喝水了。三伏的第八天半夜，我聽見北炕有動靜，以為他要起來上廁所，我摸到火柴，點上豆油燈，去北炕一看——原來父親坐起來了，面朝東北，盤腿坐著，兩手放在膝蓋上，汗拉子（口水）下來嚥氣了。還有兩天出伏，我父親走了，從此解脫了。

【後記2】上人1985年在萬佛聖城，對東北父老談話錄音時，特別對他的三哥白玉堂留言：……父親故去的時候，你已經盡到你能盡的力量，我很感激你。我在很遙遠的地方，向你表達我對你的謝意！我也不必說太多客氣的話，我最大的希望，還是希望你把菸酒戒了，希望你能到美國來。……我現在在萬佛城這兒有事情離不開，可是我精神常常回去；75年在夢裏頭和你見面，你大約還記得吧！

【後記3】白玉堂靠種地、長短工維生。雖然沒有受到教育，他也是會看書。上人在房間裏專心背書，他就在後面看，他記憶力好也都記住了，所以他會講也會看古書，就是不會寫。五殿閻君告訴白玉堂什麼時候到壽，白玉堂一直沒說，直到1999年4月7日往生前一天才說。這時，他在醫院唱歌，他唱的是姜子牙保文王打江山這些歌謠。他說：「這個地球，我不待了，我要去天上！」

---

108. 明觀和尚

上人自述：

離開雲門，先到廣州六榕寺，那裏的方丈是明觀老和尚，虛老叫他去作方丈，那裏大約有三十幾個出家人。明觀老和尚多少有點功夫，但是沒什麼福報，所以一生很清苦。他在六榕寺講《金剛經》，他的願力很堅固，領眾修行。當我到六榕寺掛單，他就請我作班首、作堂主。班首的地位，是上殿走在人的前邊；班首上殿過堂可以隨便，但是我天天上殿過堂，不懶惰！

在我頭一次到香港以後，回到廣州，就計劃過了八月十五返回雲門。沒想到韶關被解放了，交通中斷，想回去卻回不去，時局非常動亂，人心惶惶，皆作逃難的打算。我向明觀和尚建議三個方法，急須處理寺中的財產。我對他講第一個方案：「錢從十方來的，你把錢分給大家，比錢都放在常住好多了！廟上可以留一半錢，另一半分給十方的僧眾；想避難的有路費，願意留在廟上的，可以自立伙食。」他說：「我不敢動這個錢，這個是十方的錢，我怕錯因果！」

我說：「你怕錯因果，還有個方法！你不要把廟上所有的錢，都存在廣州；依目前局勢，香港一定靠得住，你可以把所有的錢存到香港。」他說：「香港真的靠得住嗎？」我說：「香港不會有問題的！我還有第三個方法，你把六榕寺搬到香港，把所有的佛像，所有的人都搬過去。你在香港買地造大廟，你還作現成的方丈，如此一定可以太太平平地渡過這個國難。」他說：「你說的這三個方法，我一個也不能作。」

八月十八這一天，我有些頭痛，就沒去上早課。也許大家心裏都很憂心怎麼辦？當天有很多人沒去作早課。明觀和尚早課下殿，一邊走一邊嚷著：「借人家的香花，修自己的福慧！年紀輕輕，不該怕辛苦的！」他雖然是方丈和尚，也不敢罵我，因為我是班首，他只是講這個話給我聽，一路就這麼念個不停。

我聽了很不高興，心想：「你這個老和尚太不體恤人了！我有病沒去作早課，你就這樣講話。」當時我和恒定兩個人，手裏連一塊錢都沒有，我就起身出去找一個陳寬滿居士。陳寬滿一見到我，就對我說：「我今天去香港，你去不去香港？」「我要去，你給我買車票！」他就買了兩張船票給我。

我回來就向明觀和尚告假，我說我要走了，他說：「你不要走！我們要同生死共患難呀！」我說：「患難就要來了，我不和你同生死；我還年輕，還不想死！」明觀和尚後來叫他的侍者送十塊錢港幣給我，我把這個錢甩到地下，我不要他的錢。我八月十八離開廣州，第二天早晨到香港，這是我到香港的因緣。明觀和尚做事很謹慎小心，怕錯因果，可惜不明白時局，不能當機立斷；等解放後，他帶了幾箱錢財及金銀要跑，結果全部的現錢都給拿去充公了，你說可憐不可憐？

明觀和尚以後也到香港，見到我，很後悔地說：「當初要是接受你的提議，我就不會那麼受苦了！」說著就要落眼淚，我說：「現在雖然錢都沒有了，還好你的鬍子還在！」我拉著他的長鬍子，這麼跟他開玩笑地說。

實際上，我所說的三個方案，他要是接受任何一個，他到香港都會過得好好的。譬如，他要是真把六榕寺搬到香港，他還是大和尚、大方丈，不會像他初到香港前幾年，各處受苦，又有牙痛病。

在大嶼山打禪七的時候，我想要把大嶼山給他，他不肯接受。他道心很好，就是福報差一點，沒有開創力；他要是有開創力，會有辦法的。

【後記】明觀老和尚生於1891年，湖北武昌人。1914年出家，翌年受具足戒。1949年到香港，先後被荃灣竹林禪院、大嶼山寶蓮寺請為首席。1956年創立東覺禪林。1970年圓寂，遺作有《夢花集》等。上人於南京句容縣空青山初遇，為忘年之友，重逢於廣東南華寺。

法界佛教總會？DRBA / BTTS / DRBU